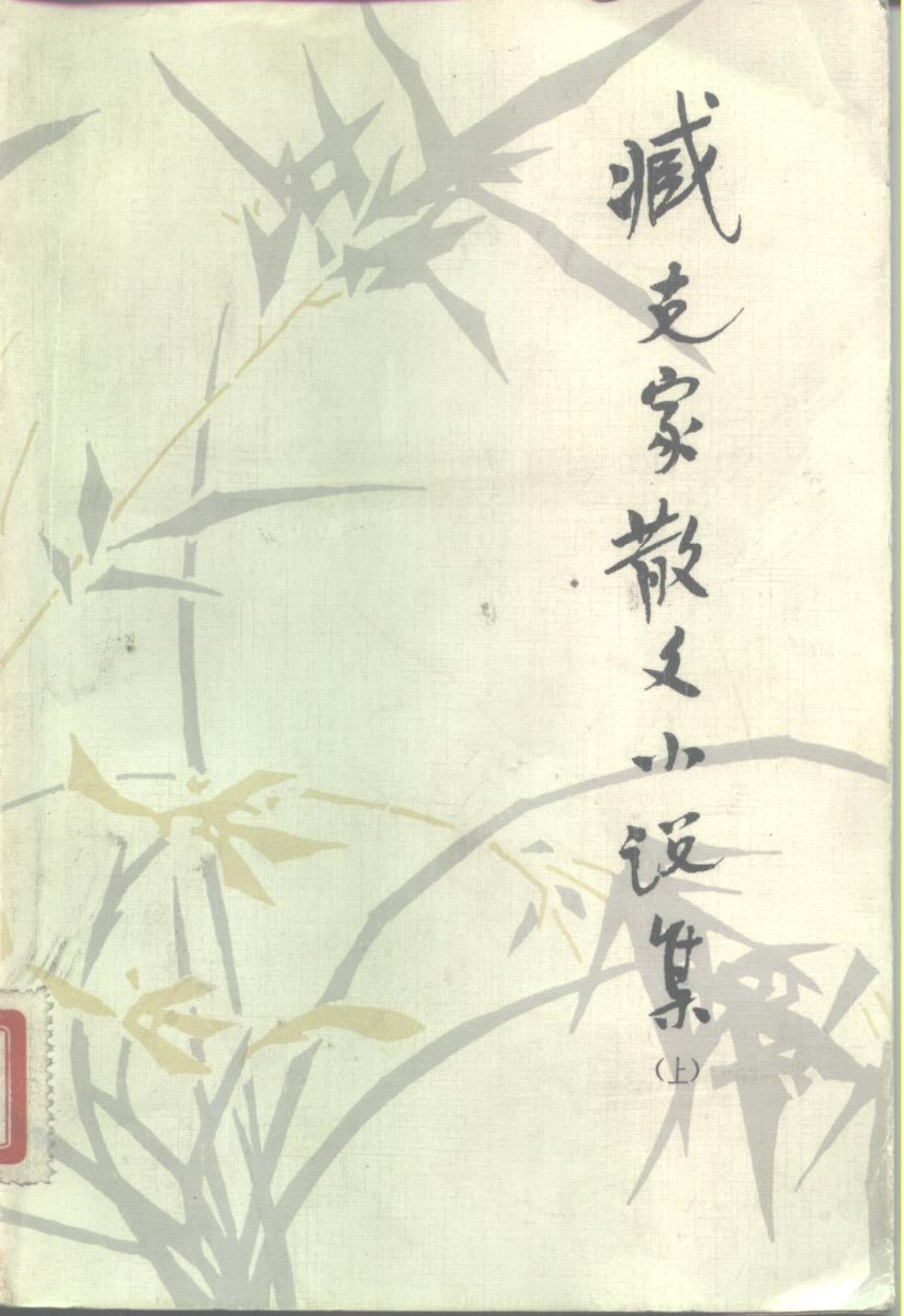


臧克家散文小說集

(上)



I217/90



臧克家散文小说集

(上)



20899334

长江文艺出版社

899334

12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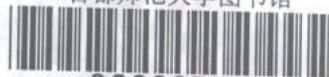


臧克家散文小说集

(下)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93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899338



臧克家散文小说集

(上、下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4.375印张 10插页 1,097,6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统一书号：10107·250 定价：4.75元

序

一般读者，甚至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写诗的，以为我最早发表的作品一定是诗，其实不然。我在大刊物上第一次发表的是一封信，也就是散文作品。

一九二三年，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汹涌澎湃，我们学校的革命思想，新文艺活动，都很活跃。那时候山东督军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他勒令读经，武力镇压，双管齐下，倒行逆施。为了揭露他的罪行，我以通信形式向《语丝》投了篇小稿，不久，岂明（周作人）连复信一起登出来了，加了个标题《毙十与天罡》。另外，林兰女士主编《徐文长的故事》集，我投了三篇稿子，全被采用了，得到了三本小书。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大刊物上、印在书上，心里多高兴啊。

一九三〇年我进了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三二年，开始大量发表新诗，但也写些散文。为了抗议美国水兵喝了酒，鞭打我们拉洋车的同胞，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皮鞭》。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感到窒息，在学校的高大石头楼上夜夜失眠，跑到一家富有的亲戚家，和她的一个新从乡下来的小工友挤在一间没有窗子的斗室里，同榻而眠，“一只黑手掐煞了世界，我在这里边呼吸着自在。”我用《无窗室随笔》为题写了一些杂文，登在《申报·自由谈》上。三十年代，我主要写诗，但也写了不少散文、杂文，在《太白》、《中流》……等刊物上发表。一九三九年结集为《乱莠集》出版了。

抗战以后，我到前方去作抗战文化工作，写了一些报道文章，

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题名《随枣行》，而今只记得其中一篇的名字：《十六岁的游击队员》。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从前方到了浓雾迷漫的山城重庆，写了一些篇幅较长的散文，有的是回忆往事，怀念故人的。其中印象甚深的是《老哥哥》，现在有的散文选中选了它，另一篇是《六机匠》。人物印象深刻，写来笔锋带着浓情。去年，我为了谈自己的诗，写了上三十篇文章，合成一集，题为《甘苦寸心知》，我又写了《老哥哥》和《六机匠》，深情所在，不计重复与否也。此外，长的、短的，个人不但不能计数，能记住题目的也不多了。有一篇短小的速写，题目是《山窝里的晚会》，别人并不注意，而我自己却珍爱它。我写的是儿童节的故事，有钱的子女，在小学念书，儿童节到了，他们欢欢乐乐的参加种种活动，而我住的院中的贫农的孩子们，终天劳动，打赤脚，满身泥土，他们是在“保国民小学”挂个名字，却没空天天去读书。对比之下，我心中不乐。花了点钱（那时我也很穷）买了几个面包，一包花生，把桌子搬到院子里，我请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姑姑们，七八个人在星月之下，开了个小小晚会。这个晚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人物的情感、心理，那欢乐和谐的场景，永远牵动着我的心，想到它，就感到十分亲切。

另有一篇杂文——《官》，是我用锋锐的刀锋，给国民党老爷们雕刻的一副典型丑像。我深爱它，虽然它很短小。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报》曾加上按语重新发表了，叫青年们看看，国民党内尽是什么样的人物。四六到四八年在上海，四九年初在香港，我也写了不少散文、杂文，但任其自生自灭，印象淡然了。这些文章内容，不外暴露丑恶，寄感抒愤；人物速写，同情弱小；也有描绘风景，抒发情思的。

解放前，我写的散文中，《我的诗生活》是比较出色的，本子虽小，容量却不小。写得颇为生动，笔下饱含着诗的情感。它的影响也较大，印了好几版，三几年前，香港也重印过。

一九三四年，我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一篇《论新诗》，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新诗的看法和意见。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带评论性的文艺随感；给自己的几本诗集和《十年诗选》写了序言，记得也写过《谈灵感》一类的东西。

从一九四五(?)年起，我开始学写起小说来了。(远在一九三四年，我就在《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猴子拴》，但那不过是听来的一个故事罢了)到上海之后，有一阵子，有点小说热，一连写了好多篇，大半登在郑振铎、李健吾同志主编的《文艺复兴》上。得到他二位的鼓励，特别是振铎同志特别偏爱它，夸奖得使我红脸。我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写抒情散文，还有点特色，写小说，不行。自己感觉组织能力差，写诗写惯了，笔力展不开。当然，这与对环境、对人物的观察力、概括力大有关系。这些小说，合成两本集子：《挂红》和《拥抱》。其中有两篇，印象较深，由于故事系亲经，写它们的时候有感情。《挂红》里的主人公，是我同院的李二嫂，一个青年妇女，刚嫁过来，丈夫死了，她到坟上去哭了一场，便改嫁去了。另一篇《小马灯》，写我和我的爱人送朋友宁汉戈和丁玉同志去延安的情景。这一对青年伉俪，共产党员和我爱人同在“卫生实验院”工作，住得很近，经常到我们家里来谈心。有时晚上来，提一盏小马灯，穿过竹林的斜径来我的土室里谈到深夜。他俩把来访说成“加热力”。他们临走时，把这盏小马灯作为赠别纪念送给了我们。这里边有无限深情，也富有现实意义。在那暗夜如磐的社会里，一点光明，是多么可贵；心灵交通，是多么令人感到温暖与慰藉啊。

除了这两篇还留下印象之外，另外有两篇只记得题目，一篇是写一个青年，听说蒋政权用脑电波控制人们的思想，因而日夜恐惧成病。《严正清》是在上海写的，主人公是一个工作态度严正，而得到的却是失意与排挤。

我写这些小说，大半是有点人物影子，为了反映现实，叫笔

下的人物表现一个主题思想。这样，人物的性格不突出，主要由于对生活观察体会得不深。

解放以后这三十年来，我的散文产量是相当大的。这又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我写了许多怀念逝去的同志和老朋友文章，出版了《怀人集》。大半是多年相交，人物熟悉，写的时候，感情浓烈。象纪念老舍先生的《老舍永在》，回忆王统照先生的《剑三今何在？》，悼念陈毅同志的《陈毅同志与诗》，我都是一边写一边拭泪而成的。其他象追忆朱德同志、闻一多、郭沫若先生，悼念其他同志的几篇，都是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使情态活现，着笔不多，却给人以较深的印象，我还注意细节的描绘，以突出人物的品德和精神面貌。

为了谈自己诗创作的情况，我又写了《老哥哥》、《六机匠》。这两位是和我关系最深，命运悲惨的贫雇农。特别是《老哥哥》这一篇，写它的时候，我三次痛哭失声，跑到卫生间去，扭开水龙头洗面，我的泪水与自来水共流。读它的同志们，也多为之流泪，悲愤揪心。茅盾先生逝世后，我写万余言长文，题名《往事忆来多》。

除了怀人的回忆散文之外，我还写了描绘风景的《镜泊湖》，革命现实与悲惨往事对照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这篇散文，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颇大。它是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控诉书，它是社会主义光辉图景的一支颂歌。

此外，评论、欣赏、文艺随感一类的文章，我写的也数量可观。其中象《鲁迅与编辑出版工作》、《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都比较长，花了功夫不小。阅读与欣赏的短文，我写了《前赤壁赋》、《诗人之赋》（《阿房宫赋》）……若干篇。我喜爱古典诗词歌赋，读了几十年。至于谈论新诗的文字，就更多了，我把它结集为《学诗断想》。

近一二年来，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诗创作，我写

了一本《甘苦寸心知》——谈自己的诗；总结个人生活与创作经验，写了一本《诗与生活》——回忆录。

去年，我在各报刊上发表了杂文，每篇三千三百字，但它有点分量（两）。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说与作》、《后生可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葬仪》、《纳谏与止谤》；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看球记》等，都得到朋友们和读者的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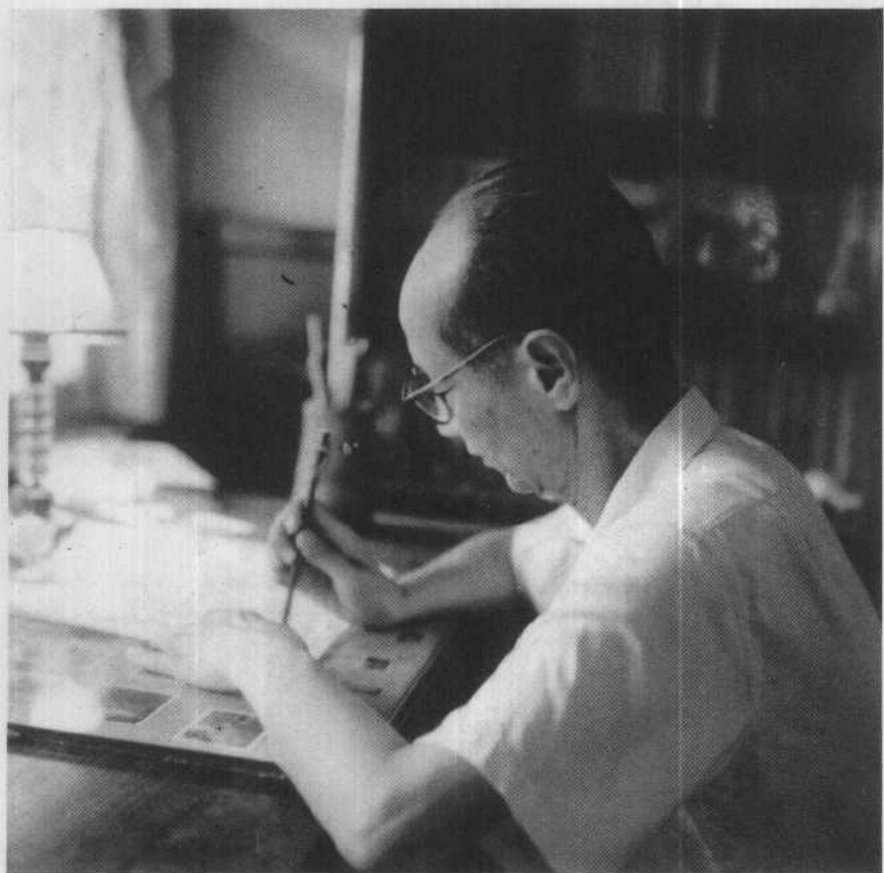
写散文、回忆录，我注意几个要点：悼念友人的文章，一定要了解的深，感情掌握，概括性要强，评价要公允。

我写的所有散文，都是抒情性较强，特别注意文采，使它具有其个人性格与艺术特点。

我从小就爱读古文，到老年，爱得越深。我写散文，在艺术表现方面受到古文的影响较大，象写诗一样，我喜欢精炼一点，抒情味重一点，文采多一点。

我对过去写的这些东西，除了极少数篇章，以后也就忘记了。一篇文章写了之后，底稿不留，有的发出，有的用完就把它撕掉。这次出版这本《散文小说集》，完全由于湖北省出版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老友张金三的一再敦促，他花了二年时间，东奔西走，全力以赴地去搜求材料，杂凑而成了这个集子。沙泥俱下，乱莠丛生。敝帚我不自珍，他为我珍之。编选时，我主张从严，他主张放宽。作为朋友，他的用心我完全明白，由衷感谢他的好意，确乎又有点不安的感觉。

1981年5月26日北京



臧克家同志在北京寓所中 1980年



青年诗人臧克家，时年28岁

原刊《文学》月刊·1934年

臧克家（左）与于黑丁（右）

1938年·武汉





碧野(右二) 臧克家(右一)
姚雪垠(左一) 田涛(左二)

一九四〇年·老河口南郊



前排：王亚平(左)

臧克家(右)

后排：力扬(左) 臧云远(中) 柳倩(右)

一九四四年·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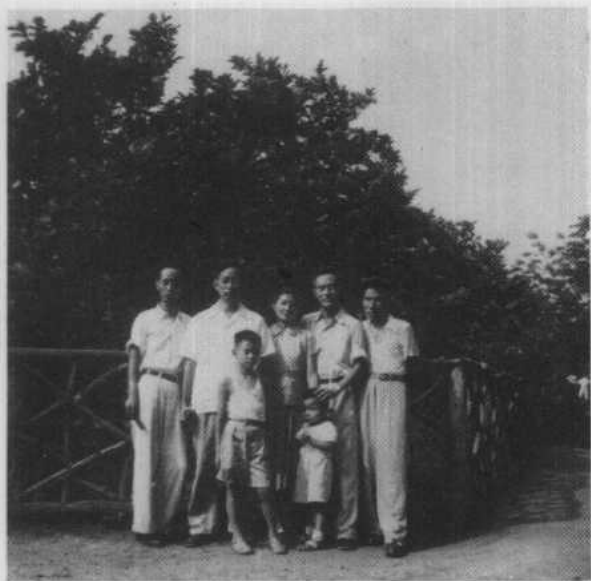
茅盾（左二）和夫人孔德沚（左一）去苏联，郭沫若（左四）
于立群（左三）任钧（右四）臧克家（右一）等到码头送别。

1946年冬·上海



杨晦(左) 臧克家(右一) 郑曼(右二) 吴祖光(坐)
在九龙荔枝角九华经陋室(丁聪摄)

1949年·香港



臧克家(左一) 艾芜(左二) 沈承宽(中)
张天翼(右二) 李季(右一)

一九五六年夏·青岛



臧克家(右) 与《诗刊》副主编
徐迟(中) 葛洛(左) 商谈工作

一九六〇年·北京

目 录

序

第一辑 学诗断想与文艺随笔

论新诗·····	3
新诗答问·····	8
新诗片语·····	12
谈比喻·····	14
谈灵感·····	19
新诗，它在开花，结实·····	31
生活——诗的土壤·····	37
后卫的前奏——彭桂萼诗集《后方的岗位》序言·····	44
他的每一个血轮都是逆转的·····	45
给新诗的旧观念者们·····	51
诗·····	56
歌唱起来·····	59
民歌的“刺”·····	63
新诗·····	67
诗人·····	70
新诗常谈·····	73
批评家要懂得生活、联系群众·····	77
谈赶任务·····	79
谈“新事物”·····	84

读《屈原集》·····	88
诗的朗诵·····	96
撒尼族人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	101
“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	109
谈一个青年工人的诗·····	133
一个农民诗人的诗——读《王老九诗选》·····	138
李季的《生活之歌》·····	142
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	146
和工人同志谈谈新诗的形式·····	155
工人生活的新歌手——读丹心同志的诗·····	159
在一九五六年诗歌战线上——序一九五六年《诗选》·····	165
“开端就是顶点”·····	177
我们需要讽刺诗·····	183
多给孩子们写些好诗——序《为孩子们写的诗》·····	186
柯岩同志的儿童诗·····	189
给吴伯箫同志·····	193
诗人之赋——重读《阿房宫赋》·····	195
古典诗歌中的自然景物描写·····	198
精炼·大体整齐·押韵·····	205
鲜果色初露·····	212
新年谈对联·····	223
佳作不厌百回读——重读《前赤壁赋》·····	225
眼遇佳句分外明——读白羽、老舍同志的旧体诗·····	228
谈贺敬之同志的几首诗·····	232
景行行止·····	238
新诗旧诗我都爱·····	240
不同的理解·····	249
韩愈的《师说》·····	252